

第三十章 鬥狠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看著那婦人眼中一閃而逝的寒光，心知肚明抱月樓的人是刻意出來晚了，甚至連那名大漢也是對方故意放進院中，想來是發現自己堵住了房間內的偷聽銅管，又一直心疑自己身份，所以玩了這麼一出，逼著雙方現形。

不過對方隻以為自己是刑部十三衙門的人，卻沒有猜到自己的真實身份，不然來迎接自己的陣仗一定不是這麼簡單。

昏迷不醒的大漢被拖到了眾人身前，草地上被打濕了一大片，那位婦人柔和說道：“先前便聽說樓中來了位談吐風趣的陳公子，沒有想到，陳公子竟還有一身驚人的武道修為。”

這就是**裸的試探了，範閑看了她一眼，卻根本懶得回話，直接往院子裏走了過去。此時院門與房門都已經被擊成了碎片，屋內的暖氣往外溢了過來，堂間的一切都看的清清楚楚。

那婦人眼中流露出狐疑之色，她們本來以為範閑三人是刑部十三衙門來暗查命案的高手，所以才用妍兒這位紅牌姑娘來伺候著，本想趁著對方打聽消息的時候，反過來偷一些消息，但沒料到這位高手，竟是看穿了房中偷聽的銅管設備，又發現桑文一直沒有出來，怕發生什麼事情，這才巧手一揮，安排了當前這麼個局麵。

本以為這位“陳公子”竟然一掌將那大漢擊飛，動靜已經整了出來，雙方便有可能說上幾句話，甚至於討價還價一番。哪裏知道陳公子竟是根本視己等為無物，就這般冷冷淡淡地走了回去！

婦人將牙一咬，滿臉堆笑地走了進去，說道：“抱月樓護衛不周。驚了客人春霄，今夜之資自然是由樓中負責，還請客人原諒一二。”

範閑皺了皺眉，說道：“如此便罷了，你們出去吧。”

見他不鹹不淡地應著話，這婦人倒是心急了起來，微笑說道：“公子何必拒人於千裏之外？出門在外，總是需要幾個朋友的。”她此時已經認定了對方就是十三衙門的人，所以說話也漸漸直接了起來。

範閑不是拒人於千裏之外，隻是眼前這婦人絕對沒有與他談判的資格。他斜乜著眼瞥了她一道，說道：“爺是來玩女人地，又不是來交朋友的。”

婦人心頭微凜。瞧不出這位陳公子深淺，麵色忽柔說道：“隻是這院門已毀，還請客人移駕吧。”

範閑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，坐回了榻上，懶得再說話。鄧子越在一旁寒聲說道：“我家公子不想再動。你們去擺幾個屏風過來就好。”

開門**？這是什麼樣的惡趣？鄧子越麵色微寒，心裏卻是有些尷尬，生怕這抱月樓裏的姑娘們誤以為自家地提司大人有**癖。

這個時候。院中的動靜終於將史闡立驚了出來，他一邊係著外衣，一麵走了過來。院中那些衣衫微亂，春光偶露的姑娘們卻極有分寸地沒有進入正堂，而是等著外間，聽那位婦人與範閑說話。

婦人眼眸一轉，看著榻上昏睡的妍兒姑娘，心頭微動，接著卻是一喜。狀作火意十足，咬牙道：“這該死的妮子，在這節口居然還能睡的著，冷落了客人，實在是大罪！”她呼喊道：“來人啊！將這妮子給我拖下去打！”

範閑眉頭微微一皺，卻落在了那婦人的眼中，她麵色不變，寒聲說道：“將這妮子活活打死！”

她心想，這還不能軟化你的心誌？

...

範閑眉頭再皺，緩緩開口說道：“你打著我的麵喊打喊殺的，很鬧心啊...這是你樓裏地人，打死也是你自己的事，不過打死之前，再挑個模樣俊俏的姑娘過來，記得，我喜歡豐滿些地。”

話意平淡，卻透著股直刺人心的寒意！

這位麵相極善的年輕公子，竟是絲毫不將剛與自己有過肌膚之親的女子死活放在心上！婦人心中大呼晦氣，她周遊世間，最擅觀人，當然知曉自己若真的將妍兒在他麵前活活打死，這位眉宇間無比冷漠地陳公子，隻怕也不會再皺一下眉頭！

十三衙門何時出了這麼位人物？婦人一時竟愣在了原地。

範閑不耐煩了。鄧子越觀閑眉而知雅意，寒聲說道：“都出去！”

婦人將牙一咬，雙方既然沒有撕破臉皮，對方又一味耍狠擺酷，不肯出個章程，抱月樓畢竟還要在京都做生意，也不可能老呆在客人房裏，隻好暫退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就在這婦人和抱月樓的打手要退出小院之是，範閑卻似乎很隨意地說了句：“將那個大漢留下。”

這句話說地隨意，卻隱隱透著絲官威，婦人今夜連連吃癩，回首狠狠說道：“這位公子，這大漢自然是要交給京都府處置的。

範閑終於如了她的願，冷笑說道：“京都府管得，刑部衙門難道就管不得？”

婦人心中暗笑一聲，心想你終於肯擺正架勢了，卻來不及說什麼，又聽著範閑像使喚下人一般無禮說道：“這個叫桑文的，我要了。”

抱月樓在京都開張不過數月，但背後勢力何其雄厚，婦人更知道自己的大老板與監察院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，根本不怎麼害怕刑部衙門，聽著這句無禮的話，不知為何心頭一陣火氣湧出，冷聲嘲諷道：“桑姑娘的贖身錢可貴重，這位公子...或者是大人，十三衙門雖不是清水衙門，但刑部能拿得出這錢來的，除了尚書也隻有那兩位侍郎了，敢請教您是哪位？”

範閑眉梢一挑，應道：“哪位都不是，隻是我喜歡聽桑文唱曲，這幾兩百兩銀子還是拿得出來地。”他之所以此時便要贖桑文出樓，是因為對方已經知曉了自己與桑文在房中有過談話，如果再讓桑文留在樓中，隻怕明天就會變成瘦湖底下的一具屍首。

那婦人氣極反笑，冷笑連連道：“好好好，感情這位公子竟是拿官威來壓本樓了，看來公子真是不知道這京都瘦湖水之深淺。”

“閑話少敘。”史闡立知道這時候該自己說話，譏嘲著配合門師的口氣說道：“桑文乃京都名伎，又不是軍中的營妓，依慶律，隻要有人出錢脫籍，你抱月樓便得應著，怎麼？以為我們拿不出這幾百兩銀子出來？”

幾百兩銀子？婦人心頭大火，若真有人要為桑文贖身，少說也要出兩千兩銀子，這幾個來鬧場的人，居然說出幾百兩這種可笑的數目來，連番被範閑若有若無的撩撥，終於讓她失了冷靜，大怒說道：“客人若是能拿一萬兩銀子來，我馬上讓你把人帶走，這大漢就當附贈的！”

一萬兩銀子可以買十幾幢民宅，可以供尋常百姓吃用幾十輩子，就算放在富貴滿地的江南，一萬兩銀子也是個驚人的數目！

婦人冷笑看著這幾人，料定這世上沒有人會用一萬兩銀子來買一個姿色尋常，隻是歌聲了得的歌伎。

但範閑卻是等的就是這個機會，不等她改口，將手一揮隨意說道：“這便說定了，快將契約拿來。”

此言一出，滿座俱驚，就連守在那渾身濕透大漢身邊的桑文自己，都流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。而那位婦人更是大感荒唐吃驚，呆若木雞一般站在了原地。

...

“啪！”的一聲脆響，不知何時已有一位麗人來到了院間，直接給了那婦人狠狠一記耳光，這才向著範閑三人微微一福，輕笑說道：“陳公子果然是位愛開玩笑的風趣人物。”

範閑不認識這位麗人，眯眼看著她如柳娥眉，紅紅雙唇，眸子裏的柔媚，唇角綻出一絲欣賞的笑容，但總感覺有些不舒服，因為這位麗人看似柔弱，但實則骨子裏透著一絲無比嬌傲的味道，根本看不起麵前自己三人，想來是那位袁夢姑娘的得力幹將。

“不是玩笑。”範閑斂去了笑容，說道：“一萬兩銀子買人，先前說好的，莫非抱月樓準備賴帳。”

麗人冷冷看了他一眼，半晌後忽然說道：“抱月樓出千兩紋銀為公子壓驚，此事不需再提。”

一千兩銀子是抱月樓付出的誠意，但範閑看著這麗人眉宇間那股子施舍與不屑的味道，微嘲說道：“今夜得趣，哪裏來的驚？我隻是要這桑文和那大漢，你們倒是敢不敢賣？”

麗人似乎想不到對方竟是如此不給麵子，嘲弄道：“難道公子還真拿得出來一萬兩銀子？”此時已經不僅僅是桑文贖身的問題，也不是抱月樓擔心查案的問題，而是雙方在比拚勢力了，抱月樓方麵根本不可能出讓桑文，而麗人如此說，也是心裏根本不相信有人會隨身帶著一萬兩的銀票。

範閑摸了摸頂上平順的頭髮，沒有說話，史闡立在旁站著微笑說道：“這個不需要姑娘操心。”

麗人冷冷地看了三人一眼，忽而寒聲說道：“原來...竟是專程來削我抱月樓的麵子來了...好教三位大人知曉，就算你們今天將桑姑娘贖了出去，隻怕明天也會乖乖地將她送回來！”

這話裏的威脅意味十分濃重，但以範閑如今的權勢地位又怎麼會在乎這些，他微笑著望著她，輕聲說道：

“我今夜給你一萬兩銀票，隻怕明天你要乖乖地給我送回來才是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